

# 船上来了尼泊尔安保

□ 胖鱼

离开印度，继续往西，要过苏伊士运河，索马里是必经之地。虽说这几年索马里闹海盗的新闻少了，但就在两个月前，索马里海域的一条货船被劫持，船长被带走，这难免又提起了我们紧张的情绪。

很快，我们船收到了北京安保公司的邮件，称将派三名携带弹药、枪支的安保人员登船。这邮件就像一颗石子落入了平静的湖面，激起了一圈一圈的讨论：“安保来了可以开枪吗？”热血男儿都对武器痴迷，这是被讨论最多的话题。“安保人员要在船上待几天啊，我们穿不穿防护服，吃饭也要穿防护服吗？”热血是一回事，现实也很重要，毕竟要在封闭的生活区一起待好几天，防疫也是个大问题。最后全船讨论决定，安保人员在船上期间我们不穿防护服，但要保持社交距离，值班时必须佩戴口罩。

到了指定的安全位置，安保人员登船。因为距离索马里海域还有一天航程，加之是夜间登船，我们船上很多人次日一早起来还不知道这件事。

早上8时，三名安保人员和船上的“四大头”（船长、大副、轮机长、大管轮并称“四大头”）开会，那场面很有趣——有点像电影里的黑帮谈判，一边坐三个人，另一边坐四个人，面对面，着统一的工作服，非

常有气势。值班的我远远地听到安保人员在讲值班要求：

1、白天工作要保持机警，听到广播或者信号，所有在甲板上的人员迅速弯腰有序撤回生活区，锁紧生活区所有入口；

2、晚上6时以后，船方所有人员非必要不允许去甲板，特殊情况务必提前告知驾驶室，得到允许后才能去，以免造成误伤；

3、除航行灯外，所有灯光不许外露，所有生活区包括驾驶室不要露出灯光，如发现可疑船舶，船上的AIS和航行灯也要保持关闭；

4、一旦发生袭击事件，除船长和安保人员外，所有人员退入舵机间的安全屋，安全屋内提前准备好饮用水和口粮。

“如果你愿意，现在可以试一下枪了。”此话一出，本来紧张的气氛瞬间松弛下来，大家纷纷掏出手机，持枪摆POSE，互相拍照。会后，有安保队长收拾好枪械，把装好弹夹的小箱子锁了起来。

值班时，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和安保队长聊天，熟悉之后，他倒像个邻家大男孩了。他已经在北京这家安保公司服务了四年，其他两名队员是去年才加入的，他们三人都是尼泊尔人。

几天下来相安无事，最紧张的时刻是出

现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，居然朝我们的船驶来了。安保队长突然神情严肃起来，并迅速解弹夹，装了两个弹夹在裤兜里，右手提枪，左手又拿出一个弹夹，出了驾驶室就把弹夹装好了。他双手持枪举过头顶，对着渔船晃了晃，然后架起枪，瞄准渔船，渔船很快驶离了我们船的安全范围。队长又观察了一会儿，才拆了弹夹往回走，放下枪锁好弹夹，又成了那个大男孩。我问他为什么要举起枪，他平静地说：“给他们展示我们有枪，不要靠近；如果他们继续靠近，我就开枪了。不过，如果是在晚上，我不会展示，那个距离之下我会直接开枪。”听得我心有余悸。

一名安保人员很有意思，他问我：“你喜欢歌、会唱歌吗？我会唱中文歌，你要听吗？”然后他竟然唱了一首林俊杰的《背对背拥抱》，很好听。我特别惭愧，因为我之前都没听过。

相聚总是短暂的，五天很快过去。知道他们要走，我用毛笔写了一张《心经》送给安保队长，祝愿他以后平安。平时给队长饮料时，他都会点点头说声谢谢，中英文都会说。但看完《心经》，队长双手合十，向我四十五度鞠躬。

再过两天，苏伊士运河就到了。



## 老妈论球

□ 明伟方

我是一个超级球迷，世界杯的每场比赛都不会轻易错过。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见我踢球看得如此废寝忘食，有时也过来凑凑热闹，并常有精彩的球论诞生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人看球时，儿子故意逗老母亲：

“奶奶，其他人都用脚踢球，为什么那个人（守门员）可以用手抓球啊？”

“他是守门员啊，当然要用手！”老母亲脱口而出。

又有一次看球，老母亲问我裁判员手上的黄牌、红牌有什么作用？我说：“黄牌表示警告……”还没等我说完，老母亲连忙打断了我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，红牌肯定是表示鼓励的！”

再有一天看球，一方的前锋带球推进时遭到了对方两名后卫的拦截。老母亲着急地大叫道：“太不像话了，两个打一个，裁判也不管管！”

昨晚看球时，老母亲又小声问我：“刚才那人为什么不往离得近的球门踢，偏偏要往离得远的球门踢啊？”

我们一家人都爆笑起来！



## 芦花

□ 左传海

读白居易的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时，以为荻花就是芦花。

后来，才知两者之不同——荻花是芦竹的花，花序伞房状；芦花是芦苇的花，花序圆锥状。关键是两者生长环境不同，荻花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，而芦花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、内蒙古以及华北平原一带。

说起芦花，自然会想起小时候听母亲讲的故事：狼心后母用芦花作填充为继子做冬袄。当时听来，只是愤恨这个女人的所作所为，却并不了解棉花在我国大规模种植之前的情形——宋元以前，中原地区并没有大面积种植棉花，那时冬袄与棉被的填充，富贵之家用丝絮，而一般人家，南方多用木棉，北方就用芦花。一首宋诗可以为证：

短褐丝丝断，为冬不亦难。

芦花装被暖，枫叶受霜干。

溪日思终厚，山风势未寒。

此间多美酒，生计卜云安。

衣破天寒，冬天的确难过。好在还有芦花填充破装，诗人还是感到了些许暖意吧。

以上有关芦花的两件事让我得到了一个深刻教训：凡事只凭想当然是不行的，必须要经过一番仔细调研才可以。

现在，我站在虞河边上，面对一片芦花。

已是立冬时节，河水清浅。千万棵芦苇水中直斜而立，苇叶半黄零落，全无夏日的翠绿浓密；顶上的芦花却开得无，高高低低，左拥右抱，如一大团轻柔的云浮于河上，颜色微褐，却又带几分说不清的暧昧。上午的阳光透过河岸树枝，照在上面，一些金黄色的斑，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晃动飘荡，与底下清冷

的水相衬，确能给人带来融融暖意。

暖意来自哪里？是芦花，但更是芦花所处环境具备的条件——无风的上午，金黄的阳光。那么，其他环境下的芦花呢？

于是又记起一首宋诗，彭汝砺的，给人的感觉就有些冷，却还是美：

风起芦花散雪，

纷纷故着枯槎。

晓日曛照处，

十分认作梅花。

还是芦花，然而条件变了——有风，有枯树，有清晨朦胧的日光。于是，风吹芦花四散，如雪花纷纷扬扬，有些还粘附于枯木之上，在清晨微明日光之下，模糊不清，竟被诗人当成了盛开的梅花。

如果说彭汝砺写芦花像雪，是从风吹飘飞的动态来写的话，那么也有从颜色上来写芦花似雪的，那是在另外的条件之下了，这里就有一首，唐人雍裕之的：

夹岸复连沙，

枝枝摇浪花。

月明浑似雪，

无处认渔家。

一大片芦苇，从水中生长到岸上。芦花盛开，微风吹来，如翻滚的浪花一般。月明之夜，皎洁的光照于芦花之上，像雪覆原野，白茫茫一大片，竟再也看不到江上的渔家。何等缥缈悠远的意境！

不同的芦花，要多美有多美！然而，后两种芦花之美，我却只能从诗人的描写中窥探一二。看来要想亲眼得见、亲身体会，还得在不同时节多往虞河边跑几趟。